

游
戲
偶
存

挹
廬
山
人
識

天若有情天亦老

抱虎山人草
乙酉中秋錄

有情之移人也。雖天亦難堪焉。夫天可謂不老者矣。然必無情而後可也。若有情而亦老。謂吾人能堪此情耶。且茫茫宇宙之內。生於情死於情而已矣。宇宙以有情而不空。宇宙反以有情而易散。是情種常綿綿焉。不絕於宇宙之間。而但恨斯人之不勝其任也。夫有情而至於不勝其任。則亦唯無情者之得以自保其情也。不然。而宇宙之大。幾無有勝情之物矣。甚哉情之不可不有。而亦不可有也。自皇古以至於今日。誰為之維繫此綱常乎。則曰情也。自有是情。而起之不得。起也。畢之不得。畢也。於是忠臣抱百身之憂。孝子切千秋之痛。常與變皆無以了此情。

也。則高厚無寄情之域矣。自孩提以至於垂暮。誰為之牽纏眷屬乎。則曰情也。自有是情。而割之不能割也。療之不能療也。於是勞人結九迴之腸。思婦采三秋之葛。離與合皆無以謝此情也。則古今無絕情之術矣。噫。情至於此。天下烏有勝情之人哉。蓋嘗仰觀宇宙之大。俯察品彙之繁。禽鳥有比翼之歡。草木有連理之意。山水以動靜相含。風雲以往來相應。耳之所聞者。情也。目之所見者。情也。其在人也。出草廬而秉耒耨之義。臥沙塞而留仗節之忠。或矢死而歌柏舟之詩。或舍生而殉柴市之難。下逮宮閨怨女。江海逋臣。皆有萬古之遐思。一劑之幽隱。因有情而卒無以大快其情。則遂以情而老矣。使彼蒼者天。而亦

若是焉。其能免於老乎。夫天之雲行而雨施也。胡以歷終古而
不朽耶。則以其無情以累之耳。苟令始復之往來。依然如男女
之恩愛。則不老於羲皇之年者。必老於秦漢以下也。有情而混
沌之竅必鑿矣。早見其海枯而石爛矣。天且奈之何哉。抑天之
下濟而上行也。胡以貫一元而不已耶。則以其無情以戕之耳。
苟令乾坤之求與。依然如血氣之悲歡。則不老於春夏之首者。
必老於秋冬之末也。有情而太極之本必搖矣。早見其西傾而
東缺矣。天將何以為情哉。古人云。天若有情天亦老。為此詩者。
其知道乎。知人之生於情而死於情。則知天之所以不老。而亦
知人之所以易老矣。然天之所以不老者。以天下之有情也。無

情則亦無天矣

能解此義。則一部性理。廿一史。皆了了。

其二

人以情老。天可知矣。夫天之不老。以其無情也。若有情。則天亦老矣。人豈能免於情乎。則亦豈能免於老乎。且古今一積情之區也。古以情往。今以情來。何其長而無窮也。又何其短而易盡也。蓋有生之族。生於情而死於情。不若茫茫大造。以無情而亙古如斯也。苟以生物之上帝。下同食色於凡民。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今試以人之有情而易老。借觀於不老之天。人有喜怒。天亦有喜怒也。乃人之喜怒。往往過其情。而不知節宣之正道。則人以多喜多怒而戕其生。不若天之一喜一怒而順其序也。此

人與天所以無齊壽也。人有夫婦。天亦有夫婦也。乃人之夫婦
往往溺其情而不合。翕闢之真機。則人以小夫小婦而衍為世。
不若天之大。夫大婦而定其位也。此人與天所以難同年也。蓋
有情之易老。不老於情之離。而老於情之合也。明良之交會。轉
瞬而唐虞已逝矣。堂構之相承。俄頃而文武云亡矣。其來也情
何其深。其往也情何其起。而天之蒼蒼者。千歲如一日也。則可
見澹泊無為之悠久。而無疆矣。且不老於情之寡。而老於情之
多也。魚水之伉儷。朝紅顏而暮白首矣。風雨之友朋。新相知而
久相棄矣。其始也情濃如漆。其終也情冷如灰。而天之悠悠者。
萬年如嬰兒也。則可見混沌不鑿之歷劫。而不壞矣。設也天

有情乎。是果能不老乎。力之大者莫若天。苟恃其力之大。而
其移山倒海之情。則春花秋月。能經幾度冰霜。周鼎秦宮。安見
重來漢魏。天有血氣。天必有衰殘之日也。力雖大。豈能勝此百
憂之交感乎。神之靈者莫如天。苟逞其神之靈。而縱其陽亢陰
始之情。則尾閭過洩。東海必為之焦。金穴日開。南山必為之隕。
天有嗜慾。天必有毀壞之災也。神雖靈。能堪此萬緣之攻取乎。
若有情。是亦老矣。天且弗違。而況於人乎。既不能收百姓之耳
目。又不能禁百代之推遷。是天獨以情歸之萬物。而日速其老
也。欲久其情者。當作龍蓬之血。而為比干之心。既不獲共日月
之恆久。又不獲通鬼神之精明。是天早以情付之糟粕。而不管

其老也。欲壽其情者。必築思子之臺。而化望夫之石。甚哉。有情之易老也。從古如斯。為之奈何。不得已。試呼天而問之。

一部參同。只是却老藥耳。然須從情字悟入。悟得情字。即見性字。成得仙。即成得孔。抱虎山人自記

悔教夫婿覓封侯

以封侯為悔者。感於所見也。夫以覓封侯而遠別焉。何悔之有。乃見柳色。而有少婦之感。其能忘情於夫婿乎。且自古別離之感。唯閨中人最不堪者也。蓋征人之行色偏豪。而思婦之眠愁獨苦。推其心。有不願高飛萬里。而但願同偕一室者。撫今追昔。遂結無聊之想焉。抑何愁怨之深也。以閨中少婦。而見陌頭楊

柳此情此景。何以銷此愁耶。慘綠含煙而自媚。啼紅入夢以誰憐。彼柳色其可長恃乎。念折贈於當年。如三秋之契闊矣。安得繫馬人歸。無負此纖腰之裊裊也。平原有春而在樹。孤枕無語以懷人。彼柳色有誰過問乎。恨青春之將老。有百歲之長憂矣。安得望衡客到。早對此媚眼之盈盈也。於是念封侯之夫婿焉。前此束裝去國。分飛枕上之鴛鴦。謂封侯乃人生之快事也。而今也。委隻影於淡煙疎雨之中。則快事乃反為恨事。前此執手臨歧。暫涸少年之魚水。謂封侯乃一世之雄心也。而今也。慘離魂於古道斜陽之外。則雄心乃變為灰心。一念夫婿。因之有悔矣。其皇皇而覓封侯也。是孰教之也耶。夫封侯之地。如此其遠。

也。雪嶺冰天。望陽關而不見。沙黃草白。臥暖閣以何年。是為疆
場馳騁之夫婿。不若為簾櫳偃息之夫婿也。既悔其棄書而學
劍。又悔其遠色而好名。凝妝獨對之餘。幾欲尋繒地之方。而又
問刀環之上。且封侯之事。如此其難也。皓首提戈。必遠遊乎紫
塞。錦衣返轡。或生入乎玉門。是為沐雨櫛風之夫婿。何如為傍
玉隈香之夫婿也。既悔其飄絮而不歸。又悔其秋期之屢誤。倚
樓悵望之際。幾欲改驪駒之調。而又作白頭之吟。此少婦之以
愁而生悔者也。登上將之壇。不如遺細君之肉。念婉孌之多情。
有令人語及封侯。而視同敝屣者。故倩女有離魂之術。而如婦
多石尤之風。此少婦之以悔而益愁者也。官金吾而獨尊。何如

攜麗華而成耦。感紅顏之易老。有令人談及封侯而棄如雞肋者。故生男願作擔糞之農。生女願嫁弄潮之子。閨情之深如此。是陌頭楊柳。可以醒天下之思婦也。賦詩者所以多春樹之句哉。

侍兒扶起嬌無力

擬楊妃新浴之狀。扶起而愈嬌焉。夫弱而無力者。妃子之體也。侍兒扶起而愈無力焉。非新浴之嬌態乎。昔楊妃之入宮也。佳麗三千人。皆莫比其嬌焉。乃當華清賜浴之時。尤有百倍其嬌者。逞出水之蓮容。作臨風之柳態。幾令前導之小鬟。亦為之莫可如何也。試即溫泉浴罷之時而觀之。雲鬟其散亂也。酥乳其軟溫也。當沈水香消之後。豐則有餘。柔則無骨。宛然一凌波。

之神女也。纖腰其一束也。小步其百折也。當紅巾拭罷之餘。住又不能行。又不得。翩然一羽化之仙子也。於是將起也。而倩侍兒之扶焉。侍兒扶之起。則嬌而無力焉。自其長成於深閨也。珊珊細骨。早已弱不勝衣。嫋嫋輕軀。何止飛能似燕。其嬌之至也。以無力而愈見其嬌焉。然未若新浴之可憐也。吐玉魚而微喘。挽金釧以全鬆。欲起不起之狀。頗勞侍兒之護持。而遷延不定也。則真無力也。及其進御於君王也。橫陳玉體。伏寶枕以無聲。忝傍龍顏。履香塵而無迹。其嬌之極也。因無力而巧獻其嬌焉。然未若浴罷之尤美也。濯紅脂而愈嫩。對玉鏡以多姿。將起未起之身。大費侍兒之引掖。而天象不前也。則本無力也。侍兒曰。

春寒其趺體乎。妃子曰。吾今懶步花階也。扶之起而無力。是不
啻楊枝之婀娜而欲墜也。斯時也。想衣裳之如雲。聞芳蘭之竟
體。較之沈香亭倚闌之態。更覺其媚媚而銷魂。侍兒曰。香汗其
猶溼乎。妃子曰。儂猶春睡未足也。無力而扶之起。是不啻飛絮
之輕盈而欲舞也。斯時也。曳羅縠而忽輕。擡香肩而忽重。較之
長生殿小立之容。更覺其妖妍而傾國。此天生之麗質。如芙蓉
在水而逾鮮。乃絕世之佳人。似芍藥籠煙而更媚。吾不知馬嵬
垂絕之時。亦嬌而無力焉否也。當其動漁陽之鼙鼓。則又女戎
中第一有力人也。吁。可畏哉。

須寫得宮妃玉體。不可似小家模樣。又須切新浴。

春宵一刻值千金

春宵之難得也。欲以千金擬之焉。夫春宵有花有月之宵也。一刻有千金之值。豈虛語乎。且造物予人以無窮之光陰。乃現成而不須錢買者也。然有絕好之良辰。通三百六旬。而僅得一夕者。是固人間無價之珍。而不可失之於醉夢之中也。則如春宵之一刻乎。入夜之景色。每苦其不明也。而春宵則最明焉。當開階小立。而怨馬月上花梢。此何如之景色乎。向晦之精神。每苦其不媚也。而春宵則必媚焉。當幽齋臥遊。而恍然花開月下。此何如之精神乎。此無論一宵之春也。即以一刻言之。不已值千金乎。浮生其若夢矣。聚大塊之文章。而餉我於斗柄回寅之夜。

在天公原不索我以千金之償也。而一念乎風景之無多。有失之於一刻。即難挽之以百年者。覩團圓之素魄。坐爛漫之紅雲。是上界之仙境。偶遇之於尋常几席間也。買之以千金。誰謂其過費乎。勝賞其難逢矣。留一年之好景。而贈我於東風送煖之辰。在他人或辜負此千金之貴也。而一思夫韶光之不再。有享之於一刻。即不啻賞之以千秋者。月姊窺窗而欲來。花神入座而解語。是三生之良緣。忽得之於洒落風塵外也。報之以千金。誰謂其不稱乎。論四時之美景。或紅爐白雪而宜冬。或碧梧綠蕉而宜夏。凡詩興酒狂之所遇。無不快之一宵也。然日居月諸。而幸當此春宵之富貴。是較之他時之寒煖。而倍增其和暢矣。

隔牆聞歌管之聲。別院送鞦韆之影。偷閒而學少年者。當輸萬錢而醉石崇之金谷。論三春之勝事。或看花聽鳥而於朝。或瀟茗踏青而於暮。凡遊目賞心之所在。無可廢之一刻也。然夜寢晝興。而幸逢此春宵之間暇。是較之鎮日之匆忙。而大得其優游矣。挑燈著月下之棋。秉燭醉花前之酒。達觀而樂天命者。願捨兼金而買李白之芳園。夫曰值千金焉。恐亦未足以論春宵之價也。我輩以如春之年。而或如醉如夢以虛度此春宵焉。則吾謂其一錢之不值也已。

春色惱人眠不得

春眠之適也。反若令人可惱焉。夫因春之有色。故不得眠也。宜

人而以為惱人詩人之意深哉。且人處有情之境。當適情之地。未有不快其情者也。乃以情之一往而深。若將遣其情。而反鬱鬱然不能遣焉。是愈見當境之有情。而反忘其用情之甚適也已。今夕何夕。非撩人之春色也哉。迴廊曲徑之間。悄然而月上矣。箇中人心。非木石。豈能當此而沈沈欲睡也。敲枕徘徊。幾欲披衣而起舞。繡幕珠簾之外。爛然而花開矣。惜春者。夢繞芳菲。豈能對此而昏昏不覺也。挑燈惆悵。遂教搔首而無言。於是為春色而眠焉。不得矣。思之思之。得毋春色之惱人也耶。夫因春色之未來。而懸懸焉作翹跼之思。其惱也宜也。今既飽飫乎韶華。則可以解釋萬斛之愁矣。又何惱乎。而不知色之麗者。其